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四册

影印清儒學案全書

卷之二





第十回

義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翫賞芙蓉亭

詞曰

八月中秋涼颺微逗芙蓉却是花時候誰家姊妹
關新粧園林散步頻携手折得花枝寶瓶隨後
歸來翫賞全憑酒三盃酪酏破愁城醒時愁緒應
還又

右調踏莎行

話說武二被地方保甲拏去縣裏見知縣不題且表西門
慶跳下樓窓扒伏在人家院裡藏了原來是行醫的胡老

金瓶梅

第十回

人家只見他家使的一箇大胖子頭走來毛廝裏淨手，蹶着大屁股，猛可見一箇漢子，扒伏在院牆下，往前走不迭，大叫有賊了，慌的胡老人急進來，看見認得是西門慶，便道：大官人且喜，武二尋你不着，把那人打死了，地方拿他縣中見官去了，這一去，定是死罪。大官人歸家去料無事矣。西門慶拜謝了胡老人，搖擺來家，一五一十對潘金蓮說，二人拍手喜笑，以爲除了患害。婦人叫西門慶上下多使些錢務要結果了他，休要放他出來。西門慶一面差心腹家人來旺兒，餽送了知縣一副金銀酒器五十兩銀子，上下吏典，也使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二。知縣受了

賄賂到次日陞廳地方押着武松并酒保唱的一班人當
廳跪下縣主番了臉便叫武松你這廝昨日誣告平人我
已再三寬你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人武松道小
人本與西門慶有仇尋他廝打不料撞遇此人他隱匿西
門慶不說小人一時怒起悞將他打死只望相公與小人
做主拿西門慶正法與小人哥哥報這一段冤仇小人情
愿償此人悞傷之罪知縣道這廝胡說你豈不認得他是
縣中皂隸今打殺他定別有緣故爲何又纏到西門慶身
上不打如何肯招喝令左右加刑兩邊閃三四箇皂隸把
武松拖翻雨點般打了二十打得武二口口聲冤道小人

也有與相公效勞用力之處。相公豈不憐憫。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惱了道。你這廝親手打死了人。尚還口強抵賴。那箇喝令好生與我拶起來。當下又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長枷帶了。收在監內。一千人寄監在門房裏。內中縣丞佐二官。也有和武二好的。念他是箇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爭奈都受了西門慶賄賂。粘住了口。做不的主張。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了幾日。只得朦朧取了供招。喚當該吏典。并忤作里隣人等。押到獅子街。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目委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鬪毆。拳打脚

踢撞跌身死、左肋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
驗明白、回到縣中、一日做了文書中詳、解送東平府來、詳
允發落、這東平府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
个清廉的官、聽的報來、隨卽陞廳、但見他、
平生正直、秉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大在金鑾對
策、常懷忠孝之心、每發仁慈之政、戶口登錢、糧辦黎民、
稱頌滿街衢、詞頌滅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正是名
標書史、播千年、聲振黃堂、傳萬古、賢良方正、號青天、正
直清廉、民父母、

這府尹陳文昭陞了廳、便教押過這干犯人就當廳先把

清河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擬看過，端的上面怎
生寫着文曰：

招卷之不
得情實者
今如此

東平府清河縣為人命事呈稱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
係陽谷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叅做都頭，因公差回還，
祭奠亡兄見嫂潘氏不守孝，滿擅自嫁人，是日松在巷
口緝聽，不合在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李外傳，因酒
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鬪毆，互
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比有唱婦牛氏包氏
見証，致被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忤作里
甲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畢，解繳前來，覆審無異。

擬武松合依鬪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到案發落。請允施行。

政和三年八月，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荷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一遍，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你只顧說來。」武松遂將西門慶奸娶潘氏并哥哥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告狀不准，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為哥哥報仇，因

尋西門慶廝打，不料恨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西門慶錢大，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只是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於是將一千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爲兄報仇，恨打死這李外傳，也是箇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不同。一面打開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下了在牢裡。一千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落清河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嫂潘氏、王婆、小廝鄆哥，仵作何九，一同

好箇愛賢
宰相

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平府監中，人都知道他是條好漢，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食與他吃。早有人把這件事報到清河縣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文昭是箇清廉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走去央求親家陳宅心腹，并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怕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賫了一封密書，特來東平府下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陸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箇春杖四十，刺配二

千里充軍，況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申詳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餘發落已完。當堂府尹押行公文，差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箇公人出離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箇公人路上盤費，央托左隣姚二郎看管。迎兒僮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街坊隣舍上戶人家見武二是箇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都

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二到下處問土兵要
出行李包裹來，即日離了清河縣上路，迤邐往孟州大道
而行，有詩爲証。

府尹推詳秉至公，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刺配牢城去，病草萋萋遇暖風。

這裏武二往孟州充配去了，不題。且說西門慶打聽他上
路去了，一塊石頭方落地，心中如去了痞一般，十分自在。
于是家中分付家人來旺來保來興兒收拾打掃後花園，
芙蓉亭乾淨鋪設圍屏，掛起錦障，安排酒席齊整，叫了一
起樂人吹彈歌舞，請大娘子吳月娘第二李嬌兒第三孟

玉樓第四孫雪娥第五潘金蓮合家歡喜飲酒家人媳婦
丫鬢使女兩邊侍奉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簾開合浦之明珠
水晶盤內高堆火枣交梨碧玉盃中滿泛瓊漿玉液烹
龍肝炮鳳腑果然下筋了萬錢黑熊掌紫駝蹄酒後
獻來香滿座碾破鳳團白玉甌中分白浪斟來瓊液紫
金壺內噴清香畢竟壓賽孟嘗君只此敢欺石崇富

當下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多兩傍列坐傳盃弄盞
花簇錦攢飲酒間只見小廝玳安領下一箇小廝一箇小
女兒纔頭髮齊眉生得乖覺擎着兩箇盒兒說道隔壁花

家送花兒來與娘們戴。走到西門慶月娘眾人跟前都磕
了頭。立在傍邊說。俺娘使我送這盒兒點心。并花兒與西
門大娘戴。揭開盒兒看。一盒是朝廷上用的菓餠。椒鹽金
餅。一盒是新摘下來鮮玉簪花。月娘滿心歡喜。說道。又叫
你娘費心。一面看菓兒打發兩箇吃了點心。月娘與了那
小丫頭一方汗巾兒。與了小廝一百文錢。說道。多上覆你
娘。多謝了。因問小丫頭兒。你叫什麼名字。他回言道。我叫
綉春。小廝便是天福兒。打發去了。月娘便向西門慶道。咱
這花家娘子兒。倒且是好。常時使小廝丫頭送東西與我
們。我並不曾回些禮兒與他。西門慶道。花二哥娶了這娘